

一生岁月，
我只能分你半生温柔。

那除外的时光，
我一直都在跋涉，
为了能够最终来到你的面前。

EXCEPT FOR
THAT

一半生温柔_上

张纳言
著

一半生 一半柔_上

张纳言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生温柔: 全两册 / 张纳言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3

ISBN 978-7-5596-1683-8

I. ①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490 号

半生温柔

作 者: 张纳言

责任编辑: 谢晗曦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末末美书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466 千字 889 mm × 1194 mm 1/32 印张: 22.5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683-8

定价: 69.00 元 (全两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 64243832

目录 || CONTENTS

楔 子	003
一 前尘已如袖底风	009
二 月落孤灯自晨昏	053
三 浮沉世事两相煎	109
四 相逢争若未曾识	171
五 镜里菱花镜外空	231
六 江南何处不逢君	283

目录 || CONTENTS

七 空山白发忆相知	339
八 寂寞繁花晚歌长	399
九 月落星河空皎皎	453
十 西风愁起绿波间	521
十一 菡萏香消翠玉残	617
尾 声	687

见你，
如见花开，
如见春来，
如陇头见明月，
如海沿见潮风。
所有的好，都愿给你，
所有的难，亦愿与你同受。
只因在这世上，
我唯一所爱是你，
如爱我唯一的灵魂。

——题记

楔子

甘小满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。

车子已经熄火六个小时，天彻底黑下来了。为了缓解她的窒息，叫大庆的男子把车窗摇下来，那根拉山口的冷风夹杂着雪沫子吹在脸上，像刀子在割一样。她蜷缩在座位上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冻成一块冰。

她很后悔没听王笑笑的话，这个季节进藏，的确不是个好选择。更倒霉的是，她居然搭了这么一辆中看不中用的车，尽管车标看上去很能唬人，可是关键时刻熄火，却令她陷于挨饿受冻与高原反应的困境。她发誓以后发了财，一定不买这个牌子的车，换辆QQ也比这个中用。

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高原上的黑夜毫不留情地来了。两人两顿饭只啃了一个苹果，大庆不客气地翻开她的背包，她实在是没力气说话，闭着眼郁闷地想：翻吧翻吧，能翻出东西来，算你有本事。

一阵疯狂搜索之后，他有点儿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声音沉

闷：“你没有吃零食的习惯？”

如果不是太难受了，甘小满一定会笑出来。这家伙，鼻梁上的墨镜一整天没摘下来，开车时坐得如同标杆一样溜直，熄火之后依旧从容不迫，只是不停地打电话，那样子让人以为他似乎能弄架直升机来救援。这样一个时刻都保持着高冷酷帅范儿的人，原来也会有肚子饿到失去形象的时候。

一想到“饿”这个字眼儿，她的胃里也像有无数小爪子在抓挠，都冻成这样了，怎么饥饿的感觉非但不迟钝，反而似乎更灵敏了？

不过大庆也不是毫无收获，他硬是从甘小满的包里找出半盒口香糖，两人就着寒风把可怜巴巴的几粒糖嚼到恶心，可是仍然没能等来救援的人。

甘小满彻底冻透了，渐渐陷入昏睡。大庆强打着精神坐到她身边，说道：“听说纳木措的夜空能看见又多又大的星星，可惜今天下雪，不然咱们可以看着星星作诗，没准儿一不小心就流传千古了。”

甘小满没应声。

他使劲儿摇她，冲她喊：“喂，起来。”

她不睁眼，嘴里嘟囔：“你干吗？让我睡会儿。”

“你没听过吗？红军过雪山时，有好多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沒起来，你不能睡。”

“我又不是战士。”甘小满边说边用力地裹紧羽绒服。

“不行！”他力气可真大，硬是把她从座椅深处捞起，“我给你讲个笑话，你听了就精神了，救援队一会儿就到，坚

持一下。”

他拍拍她的脸。她的脸已经冻木了，被他这么一拍直发痛。她只好睁开眼听着。朦胧的夜色里，他已经把墨镜摘下来。之后，每当想起这个让人后怕的夜晚，甘小满总是后悔当时没有打开手电筒看清楚大庆的模样，记忆里仅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。

他清清嗓子，讲道：“某家有一只鹦鹉，一拉左腿会说‘你好’，一拉右腿会说‘再见’。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，心想要是俩腿一起拉，这鹦鹉会说什么呢？他这么一试，鹦鹉讲话了：‘你他妈想摔我个跟头是咋地？’”

甘小满其实听过这笑话，不过还是捧场地笑了笑。

大庆再接再厉：“有两只吸血蝙蝠，已经好几天没吸到血了。一天，一只吸血蝙蝠浑身沾满鲜血地飞回来，另一只见了羡慕不已，问道：‘这位老兄从哪里吸到这么多血？’第一只蝙蝠把它带到一堵墙面前，说：‘看到这堵墙了吗？’那蝙蝠说：‘看到了！’这只吸血蝙蝠恨恨地说：‘妈的！老子刚才偏偏就没看到！’”

甘小满咧咧嘴。大庆说：“该你给我讲了。”

甘小满不想说话，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一根绳子凌空悬挂在胸腔里，一下一下地撞击着痛感神经，她使劲儿窝进座椅深处说：“我睡会儿，你别叫我。”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遥远，似乎被风吹散了。

大庆话音冷冷：“别怪我没警告你，你要是睡着了，我说不准会做出什么事儿来！”

甘小满声音又低又细：“非礼我？你也在缺氧，要是不想要命了，倒是可以试试。”

他在昏暗的夜色里瞪视着眼前的女孩：“你知不知道这话并不是威胁，倒像是暗示？”

他没心思回应他的虚张声势，手在口袋里摸啊摸。

大庆咳了声：“防狼武器？”却见她掏出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，递到自己眼前。他纳闷地接过来，居然是块巧克力硬糖！

“只有这一块，”她含含糊糊地说，“给我留点儿啊！”

大庆略呆了呆，问道：“你这算不算贿赂？”

甘小满没回答，因为她已经彻底睡过去了。帽子下面有几缕长发溜出来，被风一吹，触到他的脸上。纷飞的发丝弄得他有点儿痒。

大庆掏出手机看了看，九点一刻。电话已经打出去四五个小时了，可是四周依然寂静得可怕，除了风声，没一点儿要来人的迹象。他瞅瞅旁边的女孩儿，说实话他也快挺不住了，寒冷和缺氧让他很想睡过去。可是如果那样的话，自己和这个女孩儿就都没救了。

他的胸腔里似乎正敲着一面大鼓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似乎要把胸膛破开个洞。风更冷了，他试图关上车窗，可是按钮不听使唤，电池彻底耗尽了。

甘小满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获救的，她只记得自己开始睡得极冷，几乎冻得丧失了所有的知觉，接着远处传来

叽叽喳喳的说话声，说话声中似乎还夹杂着机器的轰鸣声。伴随着这些噪音，风似乎更大了，寒冷、饥饿、吵闹，这一切都让她心情烦躁，她很想发脾气却没有力气，只能被迫忍受着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周围静下来了，她做了个梦，梦到自己似乎沉进了柔软的水波中，舒服得不得了，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就像母亲的手在温柔地抚摸她，弄得她在梦里特别想家。

她这一觉睡了很久，醒来的时候费了些力气，眼皮动来动去可就是睁不开，好像被那根拉的雪粘到了一起。好不容易睁开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天花板和商业式的装修，这一切让她瞬间确定自己已身处酒店，但绝不是自己住的那间。

她慢慢坐起，努力回想事情的经过，头微微发晕。宽敞的卧室静得没一丝声响，她虚弱地问：“有人吗？”

没人答应。

她发现自己的手背上居然贴着打过吊针的胶布，看来她先是被送进医院，然后又被扔进这间屋子，现在大家都撤了。

她镇定了一下，往前台拨了个电话，对方很客气地说：“您醒了，午饭马上给您送到房间。”

甘小满有点儿着急：“你们这儿是哪里，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是接早班的时候看到有人这样预订的。”对方话语甜甜。

她不清楚，我只能下床去找别人问个明白，甘小满这样想着，便起身试着走了两步，可是两腿直发软。传说中的高原反应果真不是盖的，她此时虚弱得像根面条，只好又坐回床上。

片刻之后，服务员敲门送来了午饭，菜品清淡，看着就爽口好吃。甘小满饿极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一顿饭下去，额头上微微发汗，她才感到自己重新活了过来。

甘小满住到第二天，终于不能安心住下去了。这酒店怎么看都不便宜，虽然没人向她要钱，但她觉得还是尽快搬离比较好。好在她年轻，恢复得快，睡了两天已经精力充沛。她身边的东西只有一个包，一直放在床头柜里。下楼去结账，她不死心地再次询问是谁把她送来的，前台依旧摇头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清楚。”然后，前台噼里啪啦敲了几下电脑，返给她一沓押金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希望下次再为您服务。”

甘小满捏着钱，觉得世界真奇妙。

王笑笑短信这时候到了，问她这些天为什么没消息。甘小满回复：“一言难尽，回去跟你细说。”

王笑笑又发过来一条短信：“公司被乾一收购了。”

甘小满左手捏着钱，右手捏着电话，原地傻站了足有五秒钟才回过神。她收到这个消息，第一个念头是完了，自己恐怕要失业了。

她其实挺想留在这里打听一下大庆的消息，他也许能告诉她获救的经过。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容她在此徘徊，她只能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订机票。匆匆走出酒店大门时，西藏特有的如同金子般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清澈得仿佛蓝色水晶的天空，然后莫名其妙地想起那句诗：

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经飞过。”

一 前尘已如袖底风



1

已经工作了三四年，甘小满却没什么积蓄。她的收入有限，每个月还要寄钱回家。妈妈的哮喘病时好时坏，平日里吃药打针，二十四小时保姆都需要钱。甘小满尽量节俭，衣服都挑打折的买。庆幸的是，甘小满所在的公司待遇不错，供应午餐，但房租对她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所以她一直过得紧巴巴的。

她此生所做的唯一奢侈的事，就是去西藏待了几天。没想到一回来就要面临失业，早知道就不去了，还能省下几千块。

有个作家说什么来着：没有很多很多的爱，就要有很多很多的钱。提到这两样，她真是惭愧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

那很多很多的爱，有一度她觉得自己有了，可惜最后却是一场空。王笑笑说她是傻瓜，她承认，因为分手的时候，如果自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彭锐明说不定出于安慰和补偿，会皱着眉给自己一笔钱，他素来是不吝啬的。当然，他可能会因此看不起自己，甚至对自己感到厌烦，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他已经抛弃自己了。他给自己一笔钱从此讨厌自己貌似也不错啊，毕竟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没有人会否认金钱的作用。花

钱的时候，谁都会对你和颜悦色、笑脸相迎。

她的手指在细长的水性笔杆上来回摩挲，直到王笑笑提高嗓音：“甘小满，刚才的数据你到底记了没有啊？”

她才回过神儿，问：“啊，记什么？”

王笑笑在她额头上点了一下，调侃道：“去了趟西藏怎么更呆了？你难道还没忘了那个贱人？”

“贱人”是王笑笑对彭锐明的称呼。彭锐明跟甘小满刚分手时，甘小满整天以泪洗面，却倔强地说自己没哭，可是那红肿的眼睛早已出卖了她。可恶的是，彭锐明还偏偏隔三岔五地给她打电话，电话打过来也不多说话，只问她好不好。甘小满本来还是悲痛欲绝、痛哭流涕，后来被他问得心如死灰，泪都流不出来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发怔。

王笑笑说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分手是他先提出来的，瞧他这纠缠的架势，倒像是你不要人家了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呀？”

甘小满喉咙里如同堵着铁蒺藜，嘶哑着嗓子低声说：“他又喜欢别人了。”

王笑笑气不打一处来：“那他还来惹你干吗？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，他以为自己是多情公子呀！”

之后，彭锐明再打电话来，甘小满就不接了。她的手机铃声很特别，是首儿歌，叫《泥娃娃》，奶声奶气的童音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唱：

泥娃娃，泥娃娃，

一个泥娃娃，
也有那眉毛，
也有那眼睛，
眼睛不会眨。

泥娃娃，泥娃娃，
一个泥娃娃，
也有那鼻子，
也有那嘴巴，
嘴巴不说话

.....

同事们都往甘小满这边瞅，甘小满干脆调成振动，手机在抽屉里顽强而委屈地嗡嗡响着，就像她压抑到极点的心情。

直到部门经理赵刚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，通知大家下班后一起聚餐，甘小满的心情才稍有好转。赵刚是滨城本地人，老婆开着一间小有名气的特色餐厅。他待手下人特别好，常把部门的员工召集起来去自家餐厅吃饭，大家都挺拥戴他。

这天又在赵家餐厅聚餐，刚吃了几口，彭锐明的电话就到了，甘小满看了眼手机，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捏着，又痛又茫然。她直接按断，神色却变了。

席上有个副经理叫朱湛业，对甘小满颇有好感，追求遭拒后不免心中怀恨，见她神色凄然正好报复，于是端酒过来非要和她喝一杯。甘小满酒量不好，同事都知道，他却立在甘小满